

◎文学聚焦

青年形象塑造： 拥抱世界 打开无限可能

李 壮

“青年形象”这个话题为什么重要？一方面，不同时代文学作品中的青年形象，往往折射出时代的语境、体现出时代的吁求、彰显出时代的精神，因而承担着为时代“立言”或赋予形象的功能；另一方面，对“时代青年”形象的塑造，也大多由当时的青年作家完成，这种“同代人”式的创造关系，也使这一问题具有更丰富的文学史内涵。

青年形象是时代梦想的象征

以青年形象来诠释时代精神，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传统。评论家孟繁华说：“从20世纪初期开始，新人的形象就是青春的形象，这些形象已经成为我们世纪之梦的表意符号。他们是负有启蒙使命的青年，是狂飙突进时期的青年，是实行民族全员动员的青年，是担当社会主义文化使命的青年。这些青年形象是文学人物，同时也是不同时代社会历史的表意符号。”

自“五四”运动以来，那些思索时代疑难、投身时代变革的文学人物，便常常以青年的面目出现。鲁迅笔下，窥破封建文化“吃人”本质的“狂人”，是青年（《狂人日记》）；付出生命依然不改革命初心的夏瑜，是青年（《药》）。巴金《激流三部曲》（《家》《春》《秋》）里青年与封建家长之间的对立，无疑是新旧文化、新旧秩序间激烈冲突的微观缩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沫把自己对革命者成长历程的讲述，直接命名为《青春之歌》，柳青《创业史》里的青年梁生宝被认为是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典型形象最成功的尝试之一。路遥笔下的孙少安、孙少平兄弟，则是改革开放时期的新人，他们身上那种自立自强、不懈奋斗的精气神，生动诠释了上世纪80年代的气质，直到今天依然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在这类作品中，青年的成长与历史的前进之间，存在着同步同构、相互诠释的鲜明关系。历史的期许投射在青年身上，在青年血管里涌动的不只是热血、更是时代的潮流。所谓“新青年”，正因其“新”，才能分外敏锐地捕捉到时代的矛盾，进而呐喊出时代的呼求、去实践和引领时代的变革。青年形象往往关联着宏大的历史想象，这是其被一再书写、关注的原因。在此意义上，青年形象的塑造，实际上是文学“出圈”的重要渠道——从学理角度讲，它印证了一种基于社会进化论和线性时间观的历史价值想象；从社会层面看，它提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百年中国梦的公共话语表征。

“向内转”是成绩也有局限

新世纪以来，青年作家的青年形象塑造，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向内转”的特点。今天的青年作家，成长于总体和平、繁荣发展的历史时期，他们笔下的青年人物，也相应地拥有类似的精神背景。在这些人物身上，主体与外部世界（社会及时代）之间剧烈的、难以调和的矛盾冲突正在削减，对自我内心的审视、对个体价值的找寻，上升为更重要的主题。



在这个过程中，日常生活的细节纹理、个体内心的丰富活动，被充分地展示出来。许多在以往经典作品中没有获得充分表现的经验领域，如现代都市生活内容、爱情友情等私密情感关系，在这一代青年作家（主体是“70后”“80后”“90后”）笔下获得了浓墨重彩的书写。文学对复杂情感的细密剖析、对现代人生存境遇的深刻思考，也都达到了新的艺术高度。这些可喜的成就与进步，也再次印证了时代发展对文学形态、文学潮流的塑造。

然而，与此同时，许多难题和困境也逐渐出现。例如，许多青年作家笔下的青年人物，太过迷恋一己悲欢，与私人情感距离更近，而同社会生活距离更远，这在“青春文学”领域表现最为突出。过分耽溺个体经验，常常会导致作品的站位不够高、格局不够大，“碎片化”书写时有发生：一些作品中的青年形象，似乎只为文本里的局部经验而生，他们所诠释的只是特定的“现况”而不是广阔的“现实”。这类形象有时固然生动，对时代的诠释力却很有限，甚至有沦为“一次性人物”的风险：故事讲完了，情节冲突化解了，人物的使命也就结束了。进而，当“局部”经验被放大成巨型迷宫、“碎片化”成为人物的常态处境，就会有越来越多“孤独者”甚至“失败者”形象出现。这类青年形象，在作品里无所依凭、方向模糊，常常变得颓丧、踟躇。对此，青年评论家项静曾这样形容：“在今天，小人物及其困境几乎成了‘正确’文学的通行证……他们困在各种牢笼里；事业上没有上升空间，人际关系中都是攀比的恐惧和互相践踏尊严的杀戮，家庭生活中处处是机心和提防，生计

的困难遍地哀鸿，精神的困境更是如影相随，他们对理想生活和越轨的情致心驰神往却又不敢碰触，小心地盘算着如何才能不至于输得一塌糊涂。”

所谓的“通行证”，指的是流于“套路”的创作惯性；打引号的“正确”，无疑彰显了评论家的批判性立场。显然，文学界对这类情况已经有所反思。

面向世界实现创作突围

塑造青年形象时出现这类问题，有其客观原因。和平稳定的时代背景，蓬勃展开的世俗生活，决定了“多元”和“丰富”是当今文化的特点之一，这无疑也是社会进步的产物。但对文学而言，多元和丰富，意味着以往那种强大的社会—历史话语的相对虚化：“五四”时期的青年故事，尽管内容风格各自不同，但大都可以被启蒙和革命的话语谱系顺利收纳，做到“殊途同归”；但在今天，生活的不同维度却可以各自成立、各自精彩，文学的书写，便也不容易被聚拢在同一、总体的话题核心周围了。

总体性的重建，自现代以来便一直是文学面对的大难题。卢卡奇认为，总体意味着“一切发生在它的内部……并通过达到它自身的方式服从于联系。”在内容丰富且姿态开放的现代生活里，这种总体性并不容易达成，因此卢卡奇说，“在新世界里做一个人就意味着是孤独的”。在此意义上，当下青年形象书写中出现的“孤独”“零余”问题，其实也是“现代病”的症候之一。当青年作家尝试克服、突破这些困难，其价值也就具有更深远的历史意义。

从最近的创作看，青年作家已经显示出“突围”的自觉，并取得了积极成果。最显著的一点便是，文学中越来越多的青年形象，正尝试在个体经验的充分书写基础上，完成与时代、社会间的沟通对话。徐则臣《耶路撒冷》里的年轻人，其“到世界去”的青春梦想，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形成了鲜明的互文关系。路内新作《雾行者》，看似在年轻人的日常生活内部兜兜转转，实际上却在尝试重绘上世纪90年代的社会生活图景并诠释其内在精神。张悦然的《大乔小乔》和《天鹅旅馆》广受关注，是因为小说主人公的情感疑难和现实处境不再仅仅关乎小情小爱，而是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公共话题有关。“90后”作家王占黑则从一开始便摆出了“向外打开”的姿态：《街道英雄》《小花旦的故事》等作品里，年轻的主人公把目光和脚步转向了烟火热闹的城市社区空间和形形色色的“身边人”。

在这些尝试中，人物在世界中的位置、身份、与他人的关系等，承担起越来越重的戏份。作者和他们笔下的人物，固然已很难像五四时代那般直接借力于“救亡图存”这样具体而紧迫的历史任务，却能够通过持续挖掘时代生活的内部结构，获得无穷的滋养、打开无限可能。这是一个“时间本位”向“空间本位”转向的过程，或者说，是把历史空间化的过程：通过向生活敞开、向他人敞开，今天青年作家笔下的青年形象，正在讲述他们自己的时代故事。

（作者系中国作协创研部助理研究员）

◎解码文学空间

喜坐书房做书痴

高洪波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

金钱、俸禄、美女，与书联系在一起，是古代读书人的理想之所在，书故而成为一种信仰与宗教般的什物。想想也是，穷文富武，那时候，一介寒儒连粥都喝不上，没有一点理想激励他，早把书本扔在脑后了。

书与书生，似有一种逸进转换互补的关系。明人于谦诗曰：“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很准确地道破了这层关系。人们往往先是读书、买书、找书，甚至偷书、抄书，学问一旦做大了，这种主仆关系开始转换，变为批书、评书，当然还有著书、编书和印书。司马迁写《史记》，藏之名山传诸后世，那是读完了书之后为书立下的汗马功劳；李贽、金圣叹批书评书，也属书们的真正知音；曹雪芹蘸着血泪写红楼，高鹗先生又涕泗横流地补齐，二人都应列入书痴队伍；只有玩世不恭如清人龚自珍，才能吟出“著书都为稻粱谋”句，换句话说就是商品意识，以文换米，著书便多了一重别样的目的。

我曾请友人镌一印，文曰：“避斋主人稻粱谋士。”“避斋”是我为书斋取的名，当时我所住的楼层是13楼，阿拉伯数字“13”组合在一起就是个英文字母“B”，取其谐音，就是“避”。再往深处说呢，还是龚自珍的影响吧。

谈书、谈书斋、谈书房，写到这里，本来高雅的书房空间好像透出世俗气。其实不然。面对着书房里这一摞摞、几柜头的书，忆及自己与书的交往，其实全由大俗引发，具体点说，与少年时代的“偷书”有关。

偷书窃也，读书人窃书不为偷，先贤曾多有辩白。只是我“偷书”时是云南军营中的一名新兵，还够不上“读书人”三个字。

那是上世纪60年代末，当时我17岁多一点。当然还没有自己的书房，不过却受命管理着一个炮团暂时被封存的图书馆，那真是一个别样的文学空间！我挖书山不止，经常偷看里面的世界名著和各种文学经典，记忆中有《战争与和平》《白鲸》《巴乌斯托夫斯基选集》《神秘岛》《红岩》和《封神演义》《三国演义》《杨家将演义》《说岳前传》等等。身为团广播员、放映员和图书保管员，我有权进入这个图书室，尽管有点“监守自盗”的意味，但这个“隐秘的书房”却给我后来的人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那段时间我本瘦若竹竿，但每自图书馆出来，腰围顿见肥硕，较之今日之腰围有过之而无不及。书们也似乎谅解我的痴迷，给我诸多好处，当时虽无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但有那暗夜里的星光、久旱中的暴雨、饥渴交并时的饕餮大餐。书待我不薄，今日能操笔墨生涯，便是当年的馈赠。

书中自有有什么？三个字：你自己。有时候独坐书房，静夜自思：“著书都为稻粱谋”吗？其实未必。你可以一字不写地生活，打打麻将，看看电影、电视，听听音乐，这都是人生中的赏心乐事；但你一旦走上了与书相伴的笔耕生涯，让你扔掉这支笔去做别的，你会精神忧郁直至崩溃，你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是那块料！

你的岗位在书桌，你的天地在书房，你的文学空间就在此时此地。人生百病有已时，独有书癖不可医。”谁说得这般明白？陆游。一个居“书巢”的迂夫子，我心中的偶像。你的人生乐趣在读书、评书、购书、存书，还有写书，这已成为溶在血液和连在神经上的一种习惯。“百无一用是书生”，对，就当一名这样的书生，挺好。

书中自有……自有有什么？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只管翻阅就是。

也许什么都有，也许什么都没有。

我书房的墙上挂有两位朋友的字，一幅是汪曾祺老人1991年给我写的“避斋”二字，一幅是10年前搬家时向陕西文友贾平凹先生求字，他信手给我写下的“眼前无一物，笔下有洪波”。这两幅字在我的书房中，像警示牌，提醒我珍惜文学，珍惜我所拥有的文学空间。虽然汪老已经远去，但他的潇洒，他的从容，他的文笔让我至今思之不已，而平凹兄笔耕不辍，杰作迭出。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第一次全国散文评奖在无锡举行，贾平凹当时给大家写字，我很喜欢他的书法，但跟他还不太熟，没好意思要字。10年前，我们已经成为很熟的朋友了。墙上的“眼前无一物，笔下有洪波”，好像一个老朋友站在我旁边，提醒我：洪波，别放下你的笔！

（作者系中国作协副主席）



高洪波书房写意 郭红松绘

◎新作评介

孤独而闪耀的星辰

——《孤独的大师》读后

南 翔

《孤独的大师》是一本以西方艺术大师为主角的随笔集，作者侯军是位典型的学者型记者，这本书可以看作是他钻研西方古典与近代艺术的结晶。书中为我们呈现了一幅浩繁的大师谱系，作者将眼光瞄准西方艺术史上那些灿烂的星辰，笼括了达·芬奇、丢勒、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等13位画坛名星。这些画家或同处一个时代，群星掩映；或相距三四百年，遥相呼应。有的生前大红大紫，却遗憾连连；有的活着时籍籍无名，死后却备受尊崇；有的情爱与绘事齐辉；有的终其一生未得片言只语的爱情滋润……

大师，因名作而流芳千古，如《蒙娜丽莎》之于达·芬奇，《大卫》之于米开朗基罗，《主显圣容》之于拉斐尔。达氏、米氏、拉氏，生活在同一时代，作品题材也多以基督、圣母、圣迹为主，但他们年龄有别、画风有异、趣味不同，因个性的千差万别，生活轨迹和艺术成就又大不相同。譬如十分擅长综合他人之长、扬长避短的拉斐尔，几乎是初出茅庐就实现了“脱贫致富”，但一味订单式的接活，也无情磨蚀了一个天才。这些在侯军笔下都得到了生动的呈现，作者在画家百年前的生活旧地流连盘桓之时，赞叹、低吟与遗憾之际，秉持了一种宽容的态度。作者是在描述，也是在对话。是与艺术家对话，也在借艺术家各自不同的命运，与自己的内心对话。

达·芬奇是伟大的，但他晚年却沉浸在一种难以排解的失败情绪之中，只因为他给自己设定的是一个巨匠亦难企及的目标。米开朗基罗是奔放的热烈的冲动的，可他在干活的时候，能够几个月把自己铆在画壁前。英国籍的法国画家西莱，当同僚莫奈、雷诺阿、毕沙罗不仅收获了盈抱的鲜花，也收获了丰厚的报酬之时，他却因内敛、低调与另类——譬如当时印象派们都转而以热闹的码头、沸腾的车站以及灯红酒绿的舞会呈现某种“现代性”，可怜的西莱还在固守河流、村庄与牛羊——在收获孤独的同时，兼收了穷困。不能不说拉斐尔，他或许有顺从、听话、善于经营的“毛病”，但完全味

于世事就一定是艺术家？换句话说，作为艺术家就只能接受盘剥或一味表现得桀骜不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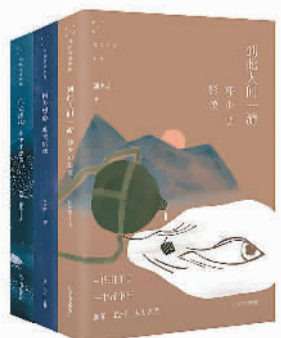
大师们的孤独，究其实是因为个性的突出与时代的局促之间的矛盾——或因思想的前瞻，或因个性的压抑，或因目标过于远大，或因久事丹青而狂狷，当然也不排除疾病、穷困与老迈……孤独或许是大师成材的必要条件之一。侯军笔下的艺术家，每个人的孤独又各不相同，尤其是晚景的孤独，他们的不同选择反映出自身的棱角，决定着不同的结局。达·芬奇孤独于未遂其志，米开朗基罗孤独于未逞其情，拉斐尔孤独于未展雄才，卡拉瓦乔孤独于未脱劫难。作者把最痛心同时也是最醉心的一幕，投给了梵高。梵高之死是一个谜，痴、贫穷与精神病都有道理，作者认为因贫穷导致的困窘，因无人惜顾导致的孤独，都是导致梵高走向绝路的因由。当37岁的梵高在奥维尔小镇外的麦田里掏出一把左轮手枪，笨拙地对准自己的腹部开枪时，他自己并不知道，一个“世奇才”陨落了。侯军认为，艺术界也有三种人，那些终身在前人划定的轨道里兜圈子者，转了一生不知路在何方，此谓卫星；那些拥有一定能量，但必须靠着别人的光亮才能发亮者，谓之行星；那些高悬九天之上，恒定不移，光耀千秋，其艺术能量足以照射苍穹、泽被群伦者，谓之恒星。以梵高之才智、之影响，当在恒星之列。作者将精彩的展示与精辟的分析熔于一炉，文笔优雅，激情磅礴而不失理智，鞭辟入里而兼及白描。

孤独，是恒星的宿命。它不仅容不得自己的欺世盗名，也容不得他者的靠近与感激。它永远的使命，就是将自己巨大的能量与不竭的光芒散发给众多需要抚慰的星体。这是作者的结论，也是我们为人类艺术史发现巨星而额手称庆的理由。

（作者系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编辑荐书

“当代名家影像”书系首批推出韩少功、毕飞宇、苏童三位当代作家影像集，为读者在图文互衬中理解作家作品提供了新视角。《到人间一游：韩少功影像》分“人生忽然”“聚散有缘”“田园归去”“辨己若人”四部分，由作家本人选择自己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照片、书影、海报、名人题赠等，与其代表性小说、散文作品相配。《亡立虚构：毕飞宇影像》的作者是长期追踪关注毕飞宇的评论家晓华、汪政，在大量采访、查考作家创作与生平的基础上创作完成。《南方想象：苏童影像》作者为曾出版过多部苏童研究专著评论家张学昕。书中除了重点关注苏童本人外，还着重展示了对苏童影响大、与他交往多的同时期作家、学者的影像，试图还原出时代文学风貌。



《当代名家影像书系（3种）》 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

贾兴安长篇小说《风中的旗帜》出版

本报（文一）近日，河北作家贾兴安36万字长篇小说《风中的旗帜》，由燕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品围绕村民选举、脱贫攻坚、乡村旅游开发等一系列事件展开，讲述了一个乡党委书记为改变农民现状和命运的奋斗故事。作品深度介入当下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描绘和再现了皇迷乡党委书记王金亮带领乡干部和父老乡亲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进行的创业征程，为我们倾情演绎了一曲今日乡村深刻变革的动人乐章，描绘出一幅乡村振兴战略在深山落地开花的画卷。河北师大文学院博士生导师郭宝亮称，这部小说是从大地上“长”出来的，有着质朴粗粝的自然本色、鲜活腥湿的泥土气息。

作者贾兴安现为河北省作协副主席，曾在河北省临城县、宁晋县、沙河市、武安市等地乡镇和村庄深入生活，先后创作出版多部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